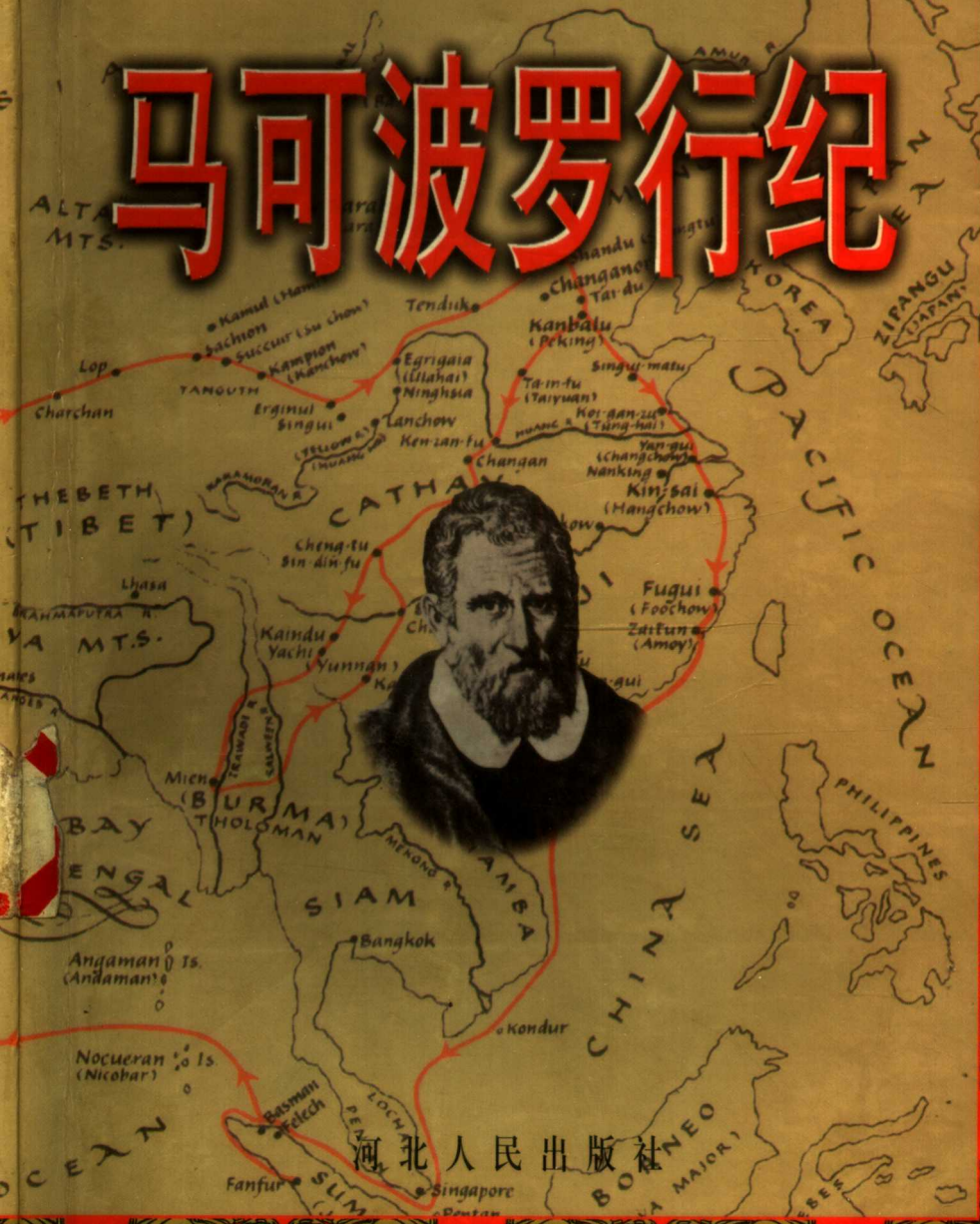


马可波罗行纪



马可波罗行纪

A.J.H.Charignon 注

冯承钧 译

党宝海 新注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可波罗行纪/冯承钧译;党宝海新注. —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 1999.6

ISBN 7-202-02442-X

I. 马… II. ①冯… ②党… III. 马可波罗-游记 IV. K9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6406 号

书 名 马可波罗行纪

作 者 A. J. H. Charignon 注

冯承钧 译

党宝海 新注

责任编辑 杨永林

美术编辑 李 欣

封面设计 墨 斗

责任校对 张三铁

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

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26

字 数 532000

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

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3000

书 号 ISBN 7-202-02442-X/K·606

定 价 4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新版前言

元宝海

被誉为“世界奇书”的《马可波罗行纪》，^①从诞生到现在，已经经历了整整七百个年头（1298—1998）。它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令人神往的东方世界，特别是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我们迄今尚未发现它的原始稿本。换言之，今天人们能够看到的一百四十余种《马可波罗行纪》的抄本、印本、节本，^②均不能完全反映《马可波罗行纪》（以下简称《行纪》或《游记》）的原貌。

这部奇书的诞生，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般的故事。

马可·波罗（Marco Polo，1254—1324），出身于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家庭。他的父辈经常在君士坦丁堡、克里米亚等地往来贸易。1275年，在父亲尼古拉·波罗（Niccolò Polo）、叔父马菲奥·波罗（Maffeo Polo）的带领下，马可·波罗穿越地中海、黑

① 中文译本普遍译作此名或《马可波罗游记》，日文译本或作《马可波罗旅行纪》或作《东方见闻录》。英文本多作 *Travels of Marco Polo* 或径称 *Marco Polo*。意大利文本通常作 *Il Milione*（意为“百万”）。据较近的研究，书名应作 *Divisament dou Monde*（法文）、*Discription of the World*（英文），意即“对世界的描述”，又译作“寰宇记”。参看 *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*，15th edition（Chicago，1983），vol. 14，p. 759.

② 在1938年统计时，抄本和早期印本就已达到143种。见 Arthur Christopher Moule and Paul Pelliot, *Marco Polo: The Discription of the World*, vol. 1, New York: AMS Press, 1976, reprinted from the first edition of 1938, London. pp. 757—760.

海、小亚细亚、西亚、南亚北部、帕米尔高原，长途跋涉来到中国。元朝皇帝忽必烈汗在夏季都城上都接见了他们，并任用马可波罗为皇室服务。此后他们定居中国长达十七年之久。年轻的马可·波罗在中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宝贵的黄金年华，到过大都（今北京）、哈喇章（今云南）、扬州、行在（今杭州）、刺桐（今泉州）等地。还作为使者访问过东南亚、南亚诸国。1291年初，波罗一家随元朝公主下嫁波斯的船队从泉州起程回国，1295年回到威尼斯。^①第二年，威尼斯和热那亚因争夺商业利益爆发了海战，马可·波罗驾着自己的战舰为威尼斯而战。就在这场海战中，他不幸战败被俘，被关进热那亚的监狱中。然而，有谁能想到，正是这晦黯苦闷的监禁生活拉开了戏剧性的一幕，一个激动人心的伟大创作开始了。

和马可·波罗关在同一间牢房中的，是意大利比萨城的骑士文学作家鲁思梯切洛（Rustichello of Pisa）。他有着敏捷的文思和生花妙笔。为了打发狱中的难熬时光，马可·波罗决定同他合作，由马可口述，鲁思梯切洛笔录，将马可在东方游历的见闻写下来。两年后的1298年，全书大功告成。

1299年威尼斯和热那亚达成和议，马可被放回威尼斯。他的狱中之作受到家乡父老的热烈欢迎，在几个月内风靡了整个意大利。^②尽管有些人对书中的描述感到疑惑，但人们还是不断传抄这部著作。于是出现了大量抄本和不同文字的译本。在传抄的过程中，由于抄写者各种有意无意的误抄、遗漏、删节、篡改、

① 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活动，可参看蔡美彪先生论文：《试论马可·波罗在中国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2年第2期。

② 这是16世纪意大利地理学家拉木学（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）的说法，详见前引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, vol. 14, p. 759.

加工润色，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：同一部《马可波罗行纪》，有的抄本卷帙浩繁、篇幅庞大；有的抄本却只有两页，面目全非。权威的马可波罗研究者指出，在他们研究的一百二十种《马可波罗行纪》抄本中，没有两部是完全相同的。^①

随着金属活字印刷术在德国的发明和使用，1477年《马可波罗行纪》首先在德国纽伦堡印出德文版。此后，各种文字的印刷本也大量出现了。

然而，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正视一个重要的事实。那就是《马可波罗行纪》的原稿本已经不知去向。在大量抄本、印本不断涌现的同时，它悄悄地消失了！

二

由于原稿的失落，考订各种抄本源流的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。只有这样，人们才能努力恢复《马可波罗行纪》的原貌，并进而确定其内容是否属实。对此，欧洲学者经过几个世纪的艰苦研究，已取得了很大成就。^②大体说来，比较重要的抄本和早期刊本有以下几种。^③

第一种、巴黎国立图书馆（the Bibliotheque Nationale at

① Moule and Pelliot, op. cit., p. 40

② 据笔者所知，目前世界上关于马可·波罗及其著作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已经数以千计。对此，日本学者渡边宏有较为详实的统计，见渡边宏编：《马可波罗书志（1477—1983）》，东京：东洋文库1986年版。书中仅欧洲文字的条目就有2300条。另外意大利学者莱昂纳多·奥勒斯吉（Leonardo Olschki）也有简明的介绍，见Leonardo Olschki, Marco Polo's Asia, (tr.) J. A. Scott, Berkly and Los Angeles, 1960.

③ Moule and Pelliot, op. cit., pp. 40—52; 61—62. 也可参看黄时鉴：《略谈马可波罗书的抄本和刊本》，《学林漫录》第八辑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页216—220；龚缨晏：《马可波罗对杭州的描述》，《杭州大学学报》第28卷第1期（1998年1月），页34—36。

Paris) 所藏十四世纪初抄写于意大利的 B. N. MS. fr1116 号抄本, 简称 F 本。它抄写所用的语言, 为十三、十四世纪流行于法、意等国的文学语言——中古法、意混合语。这也是鲁思梯切洛最初写作《马可波罗行纪》时所用的语言。^① 此本不分卷, 共 232 章。大略可分为两部分, 第一部叙述马可的个人历史, 第二部篇幅甚长, 各章长短不一, 记述各地情形。该抄本于 1824 年由法国地理学会 (Societe de Geographie) 作为《旅行记与回忆录文集》(Recueil de Voyage et de Memoires) 的第一集刊印出版, 因此 F 本又常被称作“地理学会本”。1928 年, 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中世纪法兰西文学教授鲁伊吉·福斯科洛·贝内戴托 (Luigi Foscolo Benedetto, 1886—1966) 出版了 F 本的补注本, 题为《百万·原足本》。^② 这个本子 in F 本的基础上把其他重要写本和印本所独有的内容补充进去, 如重要的 R 本和 Z 本 (详见下文), 较 F 本更为充实。受到欧洲学术界的普遍赞誉。后意大利人阿勒多·利奇 (Aldo Ricci, 1893—1929) 教授将其译成英文, 1931 年由英国著名学者丹尼森·罗斯爵士 (Sir Edward Denison Ross, 1873—1940) 在伦敦编辑出版。^③ 我国学者张星烺先生以《马可孛罗游纪》为题将这个英文本全文译出, 于 1936 年出版。到目前为止, 关于 F 本最好的整理本是由英国剑桥大学学者阿瑟·摩勒 (Arthur Christopher Moule, 1873—1957) 和法国杰出的东方学家伯希和 (Paul Pelliot, 1878—1945) 合作完成的。他们以 F 本为底本, 补入了比贝内戴托更多、更好的其他新内容,

① 最近有欧洲学者对此提出异议, 见 John Critchley, *Marco Polo's Book*, Aldershot, 1992, p. 9; p. 139.

② *Il Milione*, prima edizione integrale, Florence, 1928.

③ *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*, In *The Broadway Travelers Series*, London, 1931.

用《马可波罗寰宇记》这个最古老的名称为书名，1938年5月在伦敦出版。^① 全书包括导言、译文、注释、不同刊本章次对照表、抄本分类一览表和关于波罗家族的重要文献。该书经过严格的科学整理，至今仍是关于《马可波罗行纪》最完备、最权威的版本。1955年法国东方学家韩百诗（Liou Hambis, 1906—1978）将其译成法文，在巴黎出版。^② 可惜的是，我们尚无中译本。

第二种、FG本，F是指抄本原文为宫廷法文，G是它的现代法语译注者法国东方学家让·格罗姆·颇节（Jean Pierre Guilleme Pauthier）名字中 Guilleme 的第一个字母。这个抄本与F本相近，但并非源于F本。1306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之弟沙尔勒·德·伐洛瓦伯爵（Charles de Valois）派骑士蒂博·德·瑟波瓦（Thibaud de Cepoy）去君士坦丁堡。途中，蒂博在威尼斯曾与马可·波罗相会。1307年8月马可送给了他一部《行纪》的抄本。蒂博把这个抄本带回法国。他死后，其子将原抄本献给了沙尔勒，并把一份副本赠给友人。以后这个本子辗转传抄，至今传世的尚有五个抄本。其中的三种藏于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，另有两种分别收藏在瑞士伯尔尼（Berne）图书馆、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（Bodleian）图书馆。1865年法国学者颇节汇校了这五种抄本，将其由中世纪宫廷法文译成现代法语，并用东方史料进行注释，出版时书名为《威尼斯市民马可波罗的生活》。^③ 作为汉学家，颇节还为他的译作起了一个中文名字《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本书》。他将全书的内容分成四个部分，后世多遵循这一体例。

① Moule and Pelliot, op. cit.

② La description du monde, Paris, 1955.

③ Le Livre de Marco Polo, Citoyen de Vennise, 2vols, Paris, 1865.

颇节的译注工作开创了现代马可波罗研究的先河。1924—1928年间加入中国国籍的法兰西人沙海昂 (Antoine J. H. Charignon), 根据颇节本在北京出版了新法语译注本。冯承钧先生将这个本子翻译并增补, 于1935年交商务印书馆出版。英国学者亨利·玉尔 (Henry Yule, 1820—1889) 对FG本的研究作出了更大的贡献。他把颇节法文本译成英文, 并据F本和意大利地理学家拉木学1559年刊本予以补订。再利用比颇节更为丰富的东方史料加以注释。于1871年以《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阁下关于东方诸国奇事之书》为书名正式出版。1903年经法国汉学家亨利·考狄埃 (Henri Cordier, 1849—1925) 增补注释后再版。1920年考狄埃又增加了一卷注释和附录, 再次重印。^① 玉尔和考狄埃先后整理的这部著作, 曾被喻为十九世纪博学的不朽巨著。即使在摩勒与伯希和的版本出版之后, 它仍是马可波罗研究的基本文献之一。我国学者张星烺先生, 在本世纪上半叶译刊了该版本的导言和第一卷的一部分。

第三种、T本, 这是1309年之前由尼古拉·底格里·奥曼尼 (Nicolo Degli Ormanni) 用意大利托斯卡纳 (Toscana) 方言抄写的古老抄本。题为L'ottimo, 意为“最佳的”。最近学者们的研究表明, T本并非以F本为基础, 它与F本并不完全相同, 也是最重要的古抄本之一。^②

第四种、V本, 这是使用威尼斯方言抄写的本子。最早的抄

① The Books of Sen Marco Polo,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, 2vols, London, 1871; with additions by Henri Cordier, London, 1903; with a Volume of Notes and Addenda by H. Cordier, London, 1920.

② Ruggiero M. Ruggieri, Il Milione, Florence, 1986; Peter Jackson, "Marco Polo and his 'Travels'",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, vol. 61 (1998), part 1, p. 84.

本出现在十四世纪初期。在此基础上出现了 P 本，“P”是指意大利波罗纳多明我会修道士皮皮诺（Francis Pipino of Bologna），他 1310—1314 年间将 V 本译为拉丁文。据研究，皮皮诺在翻译时删去了《行纪》中一些他认为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内容，所以 P 本在内容上并不完备。但是这个本子在后世流传最广，1485 年它更以印刷本的形式广泛流传。大航海家哥伦布在航行中随身携带并仔细批读的，就是 P 本系统的拉丁文印刷本。这部书给了他巨大的感召与启发，在哥伦布的日记中时常提到。现在此书仍保存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哥伦布图书馆中。

第五种重要的《行纪》版本，是上文提到过的 1559 年意大利地理学家术外尼·巴蒂斯塔·拉木学（Giovani Battista Ramusio, 1485—1557）刊本，简称 R 本。这是一个意大利文译本，收在拉木学主编的三卷本《航海记程丛书》（*Navig et Viggì*）的第二卷中。这个刊本是以皮皮诺的拉丁文本为基础的，书中地名多经更改，还删除了部分章节，其章、卷、分段也与其他本子有异。但同时它增加了很多新的章节，有大量内容甚至是 F 本、FG 本系统各种抄本、刊本所没有的。根据书前拉木学本人的序言，他在编写此书时，曾经使用了威尼斯人吉西（Ghisi）收藏的古拉丁文抄本。而这个本子今天已经亡佚了。学术界对 R 本中的独有内容一直很重视。由于本世纪三十年代 Z 本发现（详见下文），R 本中的独特记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证实。学者们认为拉木学极可能使用过非常接近《行纪》原稿本的罕见抄本。1818 年英国东方学家、语言学家马尔斯登（William Marsden, 1754—1836）将拉木学本译成英文。1913 年，我国的魏易把马尔斯登本译成中文并出版。

第六种、Z 本，即本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发现的“才拉达本”。“才拉达”是指这个抄本十八世纪的拥有者红衣大主教弗朗西斯

科·才拉达 (Francesco Xaverio de Zelada, 1717—1801)。这个本子是 1470 年左右用拉丁文抄写的, 后归才拉达所有。他死后, 此书和其它书籍一起, 由另一位红衣主教转赠给西班牙托莱多的教会图书馆 (the Chapter Library of the Cathedral at Toledo)。1795 年, 有人用拉丁文将 Z 本又抄写了一份。该抄本现藏意大利米兰阿姆伯洛夏纳图书馆 (Ambrosiana Library at Milan)。在 Z 本发现之前, 人们首先找到了这个晚出的抄本。1924 年, 上文提到过的意大利学者贝内戴托, 受意大利国立地理学会委员会的委托, 调查欧洲各地的《行纪》写本。他游历全欧, 一共走访了五十多家图书馆, 研究了所有已知的写本。最终在米兰发现了这个较晚的拉丁文抄本, 引起各界的普遍关注。1932 年 12 月 7 日, 英国学者珀西沃·戴维爵士 (Sir Percival Victor David, 1892—1964) 经过长期精心调查, 最终在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找到了 Z 本的原本。据研究, Z 本依据的祖本比 F 本更早、更好。Z 本包括 F 本三分之二的內容。同时, 比 F 本多出了两百段新内容。这两百段新内容有五分之三见于 R 本 (拉木学本)。人们长期怀疑 R 本引用了至今已经失传的其它抄本, 由于 Z 本发现, 现在已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了。但是, Z 本比 R 本仍多出将近百处。应当说, Z 本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重要的抄本。1938 年 1 月, 英国学者摩勒和法国学者伯希和刊布了这个抄本的拉丁文原文, 其原貌始为世人所知。^①

综合以上介绍, 我们可以看出: 上述重要的抄本和刊本可以分成两大系统。F 本、FG 本、T 本、V 本、P 本, 属于第一系统。R 本、Z 本为第二系统, 因为它们使用的祖本内容更为丰

^① Moule and Pelliot, Marco Polo: The Discription of the World, vol. 1, London, 1938.

富，优于第一系统。

《马可波罗行纪》的研究史，充满了艰辛曲折却又妙趣横生。《行纪》关于古老东方的生动而详细的描述，早已成为人们认识悠悠岁月的一个窗口。更不用说新写本的发现，是何等地激动人心！尽管《行纪》的原稿尚未发现，但我们对于《行纪》原貌已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。而且，Z本的重见光明更给马可波罗学的研究以莫大鼓舞与希望。谁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：《行纪》的原稿，也许还在欧洲某个古老教会图书馆尘封的角落里沉睡呢！

三

我国对马可·波罗及其《行纪》的介绍是比较晚的。1874年1月30日，上海《申报》第264号刊载求知子的《询意国马君事》，是我国最早记载马可·波罗的文章。^①同年4月在北京刊行的《中西闻见录》第21号上，映堂居士发表《元代西人入中国述》一文，专记马可·波罗（原文作“博罗玛格”）来华之事，文末提及法、英等国对《行纪》的刊译情况。^②

真正对《行纪》进行翻译，则是本世纪才开始的。^③上文提到的魏易，是第一个将《行纪》译成中文的人。他翻译的是R本系统的马尔斯登1818年英译本。1909年他开始翻译，译文逐

① 李长林：《国人介绍与研究〈马可波罗行记〉始于何时？》，《世界史研究动态》，1990年第10期。

② 读者可参看余士雄编：《马可·波罗介绍与研究》（北京：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3），该书页1—2收入此文。

③ 关于《马可波罗行纪》的中译情况，可参看张跃铭《〈马可波罗游记〉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》，《江淮论坛》1981年第3期；亦收入余士雄所编上引书，页41—45。

日登在汪康年主办的《京报》上。同年11月,《京报》停办,魏易的翻译中辍。后来他重新改订译文,增加注释,于1913年7月由北京正蒙印书局出版了全本,名为《元代客卿马可博罗游记》,共2册,3卷、205章。这个译本的质量不佳。首先,魏易使用的马尔斯登本在当时已经不是最好的版本,玉尔的译注本早已出版,应以选用此本为上。更重要的是,魏易长期与林纾合作,翻译外国文学作品。尽管他的英文很好,但他不通元史,译文中的人名、地名错误很多,注释尤其浅俚可笑,“即令目不窥中国史乘方志,亦不至逞臆武断若是”。^① 尽管如此,魏易的筚路蓝缕之功仍不可没。

在魏易之后翻译《游记》并做出重要贡献的,是张星烺先生(1888—1951)。1910年张先生留学德国柏林时,就发愿将英国学者玉尔译注的《游记》译成中文。1913年,张先生着手翻译工作。1923年先将《游记》的导言部分在《地学杂志》1—4期上刊出。一年后,由他汉译并注释的《〈马可波罗游记〉导言》一书,作为北京受业堂丛书的第一种出版,由中国地学会发行。《导言》共14章,90节。书中介绍了马可·波罗和鲁思梯切洛的个人简况、《游记》的抄本和历次刊行情况、它的传播及影响。书中附有二十幅珍贵的照片和地图,如意大利所藏马可波罗画像、1477年德国纽伦堡刊印的《游记》最早印刷本的封面与题辞、1375年根据《游记》编绘的卡塔兰(Catalan)地图、法国劳费(Louvre)博物馆所藏的相传为马可波罗携归欧洲的八角形瓷鼎等,可谓图文并茂。张先生在玉尔考订之外,还多有增补,如马可波罗在华事迹、元《经世大典西北地图》、《元史·地理志·西北地附录》、中西地名对照表、元代西北三藩源流略记等。《导

^① 柳翼谋:《〈马可波罗游记导言〉序》,《史地学报》三卷3期,1924年9月。

言》是我国翻译的第一部介绍《游记》的著作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1929年，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行了张星烺翻译的玉尔本《游记》第一册。该书包括《游记》序言18章、第一卷30章。这是一个文言文译本，原书中玉尔的长篇注释和各家考证全部译出。这些内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，对于理解《游记》的记载很有帮助。可惜的是，张先生只译出了全书的七分之一，即第一卷的大半部分。以后再未出版后面的几册。张先生专治中西交通史，学识广博，他选用的玉尔本又是当时最好的版本，其翻译工作没有最后完成，是非常令人遗憾的。

好在张先生还翻译了《游记》的另一个版本，那就是上文曾经介绍过的1931年利奇（Ricci）译贝内戴托本。1928年贝内戴托以F本为主，以R本、Z本为辅，编译了《游记》的意大利文本。这个补注本出版后，在欧洲学界引起极大关注。1931年，利奇把它译成英文。张星烺先生于1936年8月完成了英文本的中译工作，列入商务印书馆“万有文库”第二集第616种出版，与玉尔本并行不悖。这是一个白话文译本，不分卷次，不列目次，共256节、526页。译者对书中地名略作注释，在西历年代后，附以中国纪年，以便查考。书的简短注释，多取自玉尔的考订，偶尔亦参考沙海昂法文本的观点。这个译本虽然文字稍嫌简略、行文不够流畅，但是其中包含了较新的Z本的内容，有许多记载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此书1936年出版后再未重印，今天普通读者很难见到。

在张星烺先生完成贝内戴托本的翻译之前，又一个新的译本出版了。这是1936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李季译《马可波罗游记》。该《游记》所用底本为科姆罗夫（Manuel Komroff）

编订的英文本。^① 科姆罗夫本人只是一个美国作家，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，一战时做过战地记者，也从事小说和人物传记的创作，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持一个小说创作学习班。^② 他并不是东方学家，所以他的译作是以 1818 年马尔登英译 R 本（笔者按：魏易的译本就是以此为底本的，详见上文）为基础的。在马尔登之后，各种《游记》的版本都注重注释和考证，有些译本的注释比正文还多出数倍，烦琐无比。科姆罗夫有感于此，将马尔登本中过长的篇章又分成几个短章，把过长的句子、古代用字和语法一律与玉尔本对照。改正、删除一切他认为不必要的内容和注释。三、四十个中国地名只注出很少几个。尽管这个本子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一般读者，但它离《游记》的原貌已经很远了。而科姆罗夫的过多删节，使得注释过于稀少，无形中使读者失去了帮助阅读的工具，增加了阅读难度。李季选择这个本子来翻译，是不够慎重的。另外，译者李季的专长是各种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，他并不是研究元史的学者，其译文有许多欠妥之处。书出版不久就受到尖锐批评，^③ 以后未曾再版。

1981 年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开俊等人译《马可波罗游记》，又是以质量不高的科姆罗夫本为底本，而且翻译中的错误，特别是人名、地名之类的错误依然很多。^④

①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, 1st. ed., New York, 1926; 2nd. ed., New York, 1930.

② Manuel Komroff, Marco Polo, New York: Washington Square Press, 1967, "About the Author".

③ 孟榭：《评李季译〈马可波罗游记〉》，天津《益世报》1936 年 11 月 19 日；也收入前引余士雄所编书，页 322—326。

④ 余士雄：《评新译〈马可波罗游记〉》，《读书》1982 年 10 期；收入前引余士雄所编书，页 327—336。

尤其令人不解的是，199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梁生智译《马可波罗游记》竟然仍以科姆罗夫本为底本。^①在翻译中，不遵守应有的学术规范，不注明所据版次，对原书内容妄删、妄改。由于不具备专业知识，翻译中出现了更多的错误。

我们可以断言：如果中国——这个马可波罗生活了十七年并热情讴歌的国度，这个在《马可波罗游记》中最具光彩的国度——对《游记》的翻译整理工作再这样走下去，中国的马可波罗学研究不会有很光明的前途！

四

言归正传，在张星烺先生之后，最重要的《行纪》翻译家是冯承钧先生（1887—1946）。冯先生毕生从事法文中译工作，把早期西方汉学家的几十部重要论著翻译成中文，让不能通解原文的中国人能阅读运用，对推动中国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有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曾评论说，冯承钧先生的学问和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差得多，但他对史学界的贡献，决不在陈先生之下。^②

《马可波罗游记》是冯承钧先生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翻译完成的，他根据的版本为加入中国国籍的法兰西人沙海昂（A. J. H. Charignon, 1872—1930）的法译本。这个译本是以颇节本（FG本）为基础的，将颇节的旧法文文体转为新法文文体。颇节本所无而见于拉木学本的，亦为补入。在内容上是一个较全的版本。同时，沙海昂还把玉尔和考狄埃对《行纪》的注释，摘要附录进来。他本人作为汉学家也广泛征引文献，做了大量注释工

① 同样也是比较通俗的读本，英译本中有更为可靠、更为可读的。如 Ronald Latham, *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*, Harmondsworth: Penguin Books Ltd., 1958.

② 严耕望：《治史三书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版，页186。

作。法国杰出的东方学家伯希和早就指出，“沙海昂君在中国载籍中所采材料极为丰富”。^①应当说，此书详赡的注释对中国学者来说，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1924—1928年该书由北平那世宝书店出版。应当说，沙海昂本是当时比较好的本子。

冯承钧先生在翻译过程中，又取它本之长，补此本之短。沙海昂本好的注释一律保留，牵强附会的文字则不惜删除。对错误的内容，则用新近的研究加以纠正。对于地名的译写尤为慎重，宁愿写其对音，决不盲目比附。在人名、地名后均附有法文原文，以备读者审核。冯先生力求作到保持原书朴质的文风，竭力在翻译中不失原书的真实面貌。由于冯先生针对沙海昂本的特点，采用了科学的翻译方法，再加上先生对元代历史有颇深的造诣，所以这个译本在译文和注释方面，比前、后诸译本更有价值。

魏易、李季、陈开俊、梁生智的译本，由于所据底本欠佳、翻译错误太多，受到学界的批评。张星烺先生的译本，前者不全，后者无注，均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。因此，就目前而论，在《行纪》的多个译本中仍以冯承钧先生的译本为最佳。

这个译本1936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分上、中、下三册出版，共4卷、229章，书后附有伯希和所作《〈马可波罗行纪〉沙海昂注正误》。出版后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。到1947年2月已经重印了三次。1954年中华书局用商务旧纸型重印了此书。

现在距冯承钧译本《马可波罗行纪》的出版也已经六十多年了，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，尽管出现了陈开俊、梁生智等人的新译本，但由于底本和译者水平等问题，新译本尚未达到冯译本的水平，不能适应读者正常阅读和进一步研究的需要。为此，

① 伯希和：《〈马可波罗行纪〉沙海昂译注正误》，详见本书附录。